

郁離子
草木子
海涵萬象錄
未齋雜言
黎子雜釋
南山素言



黎

子

雜

釋

黎久之著

中
華
書
局

黎子雜釋一卷

未齋黎久之大

東西南北客宦遊百粵問其地有草結實如小毬俗名顛茄服之則心狂顛倒惑亂叫嘯騰舞竟日不能自止若爲鬼物所憑者或恠而問曰人心至妙應物無迹非若氣之可操也彼物之爲毒以氣亂氣則有矣胡爲能亂人之心哉曰程子有言理卽氣也孟子曰氣壹則動志而岐黃氏論醫亦以客氣通乎心元觀夫眊眩之法可見然天下治心之藥衆矣若雀之止妬萱之忘憂昌陽遠志之通靈屈軼獬豸之去邪蓼苓砂朮之延壽吾未見效而飲耽嗜酒鮮不醉而

死者又可見求福之難而取敗之易而惑人心喪人軀尤有甚於物者聲色是也

河漢之出沒潮汐之消長先儒已有辨論至以噀日生光擊石出火比虹蜺雷電亦詳且覈矣然虹蜺或能盜酒雷霆或能書字何也神迹鬼工可盡誣哉曰至妙者化工也大而爲天地小而爲人物微而爲鬼神一氣流通聚散存亡幽顯久近萬不能齊故曰能眩日月能傷耳草能指佞蟲能書葉矧雷霆之與虹蜺哉

今有人號於人曰吾能煉銅爲銀點石爲金信乎曰

萬物之生待人而成按理者真悖常則偽以偽亂真巧詐者能之夫金銀銅鐵均出土石品類甚近也故硫黃可以乾汞水銀可以化錫德化之水可以煮鐵爲銅以至石膽空青黃白變化吾固未之能試然類而推之宐有巧爲是者

以器聚寶而行子母之錢亦足信乎曰物以氣成氣以類應故眞夫遂于日中而火出陳方諸於月中而水生銅山崩而洪鐘自鳴神劍藏而龍光不掩而金石之品或陰極而飛或逢陽而起磁石可以引針琥珀可以拾芥雉羽可以候雨鵲尾可以占風膠之可

以投漆皆明驗也

或曰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至哉之言也然盈天地間一氣耳必有宰之者矣氣聚則形生心乃氣之靈者也氣散則身死而其靈亦散矣而有不散者焉此所以爲鬼神猶夢寐也蓋方聚之時如水之爲冰旣散之際如冰之爲水而再生之世如水復爲冰循環往返無有窮旣也若覩之記井祐之識環戴文之爲牛牛五之爲犬姑置勿論邇者盱城某甲爲吏被梟其友夢之而生女春之兩旁有血點相對後靈山有羽人老姥鄰嬾夢之而

生男頂有白髮數莖可識而人形聲類鳥獸者往往有之豈身異性存之說果有足信而天道好還之意端不可測哉曰天地之氣往者有盡來者無窮非往而來來而往也死者既消而生者不息非死而生生而死也譬之於水生於崑崙而消於歸墟消而復生非由歸墟而還於崑崙也若謂如水之與冰則有冰消而水隨消水生而冰復凝者矣豈千秋萬歲左來右去只是此冰此水之變化哉夫夢時魂未離形固未可與死例論而不散之氣或偶然繫着生氣而再生朱子嘗有其言又謂人有身生猶毛而睡作猶乳

者爲桌得猪氣則可推而知矣矧靚之與祐安知其不爲李氏之鬼所憑而爲犬爲牛之說豈覈於書之武成哉夫習佛教者必先欲絕倫理違禮法與一切衆生萬物平等無別而卒至超天地空萬劫不死不生無着自在奈何又可生天爲人也邪

或曰鬼神可役吉凶可卜禍福可求乎曰二氣含靈百物𡵿精變化恍惚倏有形忽有聲者鬼神也神之與人物之與事一氣所關而萬物之生惟神最靈靈至神通此鬼神可役而吉凶可卜也且終歸知往猩猩知來矧人乎故大而呼雷召雨檄風起霧降龍呪

虎凌空馭鶴小而圓光附魄懸箕降筆捕蛇却鼠魘
魅誣蟲雖非正道而往往有微驗者間記嘗與于姓
者會于客次自言常見騎而逐之者稍近輒無及居
京鄰有翁媼者言時有人在耳內與語而視之不
見索之不得又見南城有村氓查氏非能候氣觀星
談命說相識緯卜筮推理明數而言人家幽明先後
之事甚悉其意蓋可察矣然禍福皆定於天吉凶或
召於已雖大智不能逃惟學問之至德行之尊自然
先天弗違足以通神明贊化育而異夫彼也

夫神之著者無若雷霆勢足以軒簸海陸氣足以洞

徹金石功足以震興萬物殛除兇惡而往往肆其怒
於木石而遭夫梟獍之類何歟吁天地之化莫齊也
天地之量莫測也其生不能皆善則於物無所不容
其動未必有心故妙用自不容議空哉而木石遭擊
梟獍獲免者蓋亦未忍加怒於血氣之類而著其神
力於無知之物猶耀武示刑而弗果於用使之有微
知戒而已此天地之所以爲天地也然爲下民者不
可忽焉

黎近旣教授徒都市有工近體諸詩而欲兼夫舉子
時文者有棄時文舉業而從事于近體諸詩辭者第

宿習既異所長不倫若楚人之子之於齊語曷乎不能變而通也因誨之曰經義之破題卽律詩之起句也承題卽其第二句也小大講卽中二聯也結題卽末二句也而曰論曰策又非長短歌行與夫一唱而一和者歟若等試推類以求之何患不能兼通而所得必有在乎近體詩辭舉子時文之外者矣於是數子恍然若有所悟曰謨範中有韻者皆文而詩雅頌中無韻者皆詩之文邪先儒謂李杜以詩爲文韓氏以文爲詩信矣

客曰漢唐諸儒之文盛矣而學有未精宋元諸儒之

學至矣而文有未工吾將學宋元之學而文漢唐之
文何如予曰子病漢唐之學為未精邪其言禮樂積
德百年而後興者誰也其言道之大原出於天者誰
也其的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之傳者又
誰也子病宋元諸儒之文為未工邪其著太極通書
東西二銘者誰也其著易春秋序顏子好學論者誰
也其歷論朱子規矩平韓柳歐曾而律呂於陶謝陳
李者又誰也吾患之不能精其精而精其所不精不
能工其工而工其不必工耳如是而求精且工可乎

黎子卷止